



呂氏與韓德家
讀書孝孫其分
不詳損夫階膏
運香堂祠除名
萬曆七年坤記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錢氏據吳越董昌僭逆附

醒高抱

唐僖宗乾符五年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
是歲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
安阮結富陽聞人字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為之
都將號杭州八都昌為之長其後字卒錢塘人成及代之臨安人錢鏐以
驍勇事昌以功為石鏡都知兵馬使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
職名而各給衣糧郢等論許
不獲遂劫庫兵作亂

六年冬十月黃巢之抵潭州也荆南節度使王鐸留其將守江陵自帥眾
趣襄陽鐸既去劉漢宏大掠江陵帥其眾北歸為羣盜漢宏兗州人也見

黃巢
之亂

廣明元年夏五月劉漢宏之黨浸盛侵掠宋兗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

六月劉漢宏南掠申州 秋七月辛酉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為宿州刺

史 冬十一月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甲寅以漢宏為浙東觀

察使

中和元年秋九月淮南節度使高駢召石鏡將董昌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為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踞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昌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鎮海節度使周寶寶不能制表為杭州刺史

二年秋八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軍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 冬十月劉漢宏又遣登高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錢鏐復夜濟江襲擊大破之

斬獲萬計得漢宏補諸將官偽敕二百餘通鎮奔諸暨三年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巖下真女三鎮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破黃嶺擒巖下鎮將史弁真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 冬十月劉漢宏將十餘萬衆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逆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繪刀而遁己未漢宏收餘衆四萬復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

四年春三月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于錢鏐劉漢宏遣其將婁賚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共攻婺州擒賚而還碣閩人也

光啓二年冬十月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投汝鏐曰然不取終為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浙東將鮑君福帥衆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 十二月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

之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

三年春正月辛巳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 三月鎮

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稟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

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

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勘

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

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府舍而焚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

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依刺史

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為留後 初周寶聞淮南六合

鎮遏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 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

雄帥其眾逃入海 五月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

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 六月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暉于陽羨

冬十月杜稜等拔常州丁從實奔海陵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橐鞬具部

將禮郊迎之 十二月乙未周寶卒於杭州 錢鏐以杜稜為常州制置

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

文德元年春正月丙寅錢鏐斬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寶以阮結為潤州制

置使 秋九月錢鏐遣其從弟鉢將兵攻徐約于蘇州

昭宗龍紀元年春三月丙申錢鏐拔蘇州徐約亡入海而死錢鏐以海昌

都將沈繁權知蘇州 夏五月潤州刺史阮結卒錢鏐成及之 錢鏐與

爭蘇潤事見楊 行密據淮南

景福元年夏四月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為防禦使

二年閏五月以武勝軍防禦使錢鏐為蘇杭觀察使 秋七月錢鏐發

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 九月丁卯以錢

鏐為鎮海節度使

乾寧元年夏五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義勝節

度使董昌為政苛虐於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錠越綾萬五千匹它物稱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程則皆死貢奉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為忠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如禹廟命民間禱賽者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為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算而惜一越王邪有謔之者曰王為越王曷若為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世將變競相帥填門喧譟請昌為帝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至時至我自為之其僚佐吳瑤都虞候李暢之等皆勸成之吏民獻謠識符瑞者不可勝紀其始賞之以錢數百緡既而獻者日多稍減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識云兔子上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

二年春正月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黃碣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畎畝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柰何一旦忽為滅族之計乎碣寧死為忠臣不生為叛逆昌怒以為惑眾斬之投其首於廁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并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又問會稽令吳鐐對曰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邪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侯吾為帝命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石鏡鎮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何年效李錡劉闢之所為乎浙東僻處海隅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為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二月辛卯昌被袞冕登子城門樓即皇帝位悉陳瑞物於庭以示眾先是咸通末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冊見者有殃民間多畫像以祀之及昌將僭

號曰此吾鸞鷲也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署城樓曰天冊之樓羣
下謂已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邈前婺州刺史蔣瓌兩浙鹽鐵副使杜
暹前屯田郎中李瑜為相又以吳瑤等皆為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為大
將軍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鏐遣昌書
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
貴邪及今後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
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柰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
過耳若天子命將出師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滅族乎昌
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且請待罪天子
鏐引兵還以狀聞 夏四月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為頗得
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田 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
之 楊行密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亦遣使詣昌使趣朝貢

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六月庚寅以錢鏐為浙東招討

使鏐復發兵擊董昌

秋九月董昌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泗州防禦

使臺濛攻蘇州以救之且表昌引咎願修職貢請復官爵又遣錢鏐書稱

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執送同惡不當復伐之

冬十月楊行密遣寧

國節度使田頔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
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破
烏墩光福二寨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柵全武餘姚人也 十二月加
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

三年春正月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度江應董昌錢鏐遣武勇都
指揮使顧全武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仁義不能度昌遣其將湯曰
守石城袁邠守餘姚 二月戊辰顧全武許再思敗湯曰於石城上用

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

三月己酉顧全武等攻餘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九 五
姚明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

夏四月淮南兵與鎮海兵戰于皇天蕩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疆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

寅袁邠以餘姚降於鏐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戰而

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復稱節度使 癸未蘇州常熟

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全武使

趨西陵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柰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越州後

復蘇州鏐從之 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猶據

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給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

牌印出居清道坊己亥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

江南斬之并其家三百餘人宰相李邕將瓌以下百餘人昌在圍城中貧

吝益甚口率民間錢帛城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

三百萬斛錢鏐傳昌首於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賑貧乏 八

月加錢鏐兼中書令 甲寅以門下侍郎王搏充威勝節度使 冬十

月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王搏為吏

部尚書同平章事以鏐為鎮海或勝兩軍節度使丙子更名威勝曰鎮東

軍 十一月淮南將安仁義攻婺州

四年春正月錢鏐使行軍司馬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

還 夏四月辛亥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

城下擊淮南兵大破之 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

將士魏約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頔屯驛亭埭兩浙兵乘勝逐之甲戌頔自

湖州奔還兩浙兵追敗之頔眾死者千餘人 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

受鎮東節鉞 秋七月庚戌錢鏐還杭州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

江戊戌拔無錫辛丑拔常熟華亭 九月湖州刺史李彥微欲以州附

於楊行密其衆不從彥徽拜廣陵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

光化元年春正月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徙之三月淮南將周本

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

秋九月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臺

濠棄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于望亭獨秦裴守崑山不

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弱者被甲執矛壯者發弓弩全武每

為之却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為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

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

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乃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單弱如此

何敢久為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

顧全武亦勸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冬閏十月錢鏐以其

將曹圭為蘇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十一月衢州刺史陳岌請降

于楊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十二月楊行密遣成及等歸兩浙以

易魏約等錢鏐許之

二年春三月婺州刺史王瓊為兩浙所圍求救於宣歙觀察使田頔夏四

月頔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救之五月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

龍丘擒其將王球遂取婺州

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錢鏐使其從弟鉢拒之秋八月宣

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

天復元年夏五月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秋八月或

告楊行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

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

福獲杭俘使出入卧内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彊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

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使行營都將呂師造伏兵

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引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瀟泣曰喪我良將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祖帥眾三千降之 十二月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而臨安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立壠禁樵采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虛寨鏐以為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二年夏四月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錢鏐大喜遣還 五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王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為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軍命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帥眾治溝洫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丙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綰將所部先還

杭州及外鎮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恩以迎候兵與之合進還牙城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馮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綰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直更卒憑鼓而寐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綰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縮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謂僚佐曰十丈一樓可以為固矣掌書記餘杭羅隱曰樓不若皆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為驗 九月或勸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鏐曰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頔田頔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

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為質鏐命其子
傳瑯微服為全武僕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
愛傳瑯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閹者逃去綰等果召田頽頽引
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庫以相待無為殺
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為逆戰則亟戰又何
大言頽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
章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地鏐即以為衢州刺史顧全武至廣陵說
楊行密曰使田頽得志必為王患王召頽還錢王請以其子傳瑯為質且求
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瑯 冬十一月田頽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
陵度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 十二月楊行密使人召田頽
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頽宣州庚辰頽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
求鏐子為質將妻以女鏐謂諸子孰能為田氏壻者莫對鏐欲遣幼子傳

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真兒虎口傳
瓘曰紓國家之難安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傳瓘從數人趨北門而
下頽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越州客軍指揮使張
洪以徐綰之黨自疑帥步兵三百奔衢州刺史陳章納之温州將丁章逐
刺史朱敖教犇福州章據温州田頽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章聽其往還
錢鏐由是恨璋

三年秋七月睦州刺史陳詢歿錢鏐舉兵攻蘭溪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
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犇得
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
亂鏐使人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卧内建徽不顧鏐以是益親重之
冬十月田頽叛楊行密行密求兵於錢鏐鏐遣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鑑屯
宣州又遣指揮使楊習攻睦州田頽之叛事見楊行密據淮南 十一月田頽敗錢傳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九 一

天祐元年春三月楊行密遣錢傳璫及其婦并顧全武歸錢塘 夏四

月鎮海鎮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為之言於

執政乃更封吳王 冬十一月錢鏐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

璋事泄十二月璋斬讓而叛降于楊行密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兩浙兵圍陳詢于睦州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

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譙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雅

安卧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錢鏐遣其從弟鑑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

禦之為雅所敗虜鑑及球以歸 夏四月淮南將陶雅會衢睦兵攻婺

州錢鏐遣其弟鏐將兵救之 秋八月錢鏐遣方永稽救婺州 九

月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

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以璋為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兩浙將方習敗

之習進攻婺州十二月陳詢不能守睦州奔于廣陵淮南招討使陶雅入

據其城

三年春正月陶雅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 庚辰錢鏐如睦州 陳

璋聞陶雅歸歙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

秋八月兩浙圍衢州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

候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眾歸于本兩浙兵

取衢州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

君今至矣何為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為之殿浙人躡之本

中道設伏大破之 冬十二月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

景仁領靈國節度使 是歲吳楊渥怒宣州觀察使王茂章以兵襲之茂章奔兩浙更名景仁

後梁武帝開平元年春三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璫傳

璫討盧佶於温州 夏四月盧佶聞錢傳璫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

澳錢傳瓘曰信之精兵盡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間道襲温州
戊午温州潰擒信斬之吳王鏐以都監使吳璋為温州制置使命傳璋等
移兵討盧約於處州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

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
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五月己卯

以吳王鏐為吳越王 盧約以處州降吳越 秋八月辛亥以吳越
王鏐兼淮南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二年秋八月吳越王鏐遣宣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陳取淮南之
策 淮南遣周本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

東州拔之淮南陳璋帥柴再用等復取東州

三年夏四月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瑛置輪於竿首
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

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鏐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
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弈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

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山
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

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
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仁章睦州人也辛亥吳越兵內外

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周本夜遁
又追敗之於皇天蕩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為殿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追兵

不敢進而還 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叛附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
吳越王鏐命指揮使錢鏐討之

四年春二月高澧求救於吳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之湖州將盛師
友沈行思閉城不內澧帥麾下五千人奔吳三月癸巳吳越王鏐巡湖州

以錢鏐為刺史 秋八月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塘廣杭州城大修臺館

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

乾化元年湖州刺史錢鏐酗酒殺人恐吳越王鏐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鍾安德葬于吳

二年秋七月甲寅加吳越王鏐尚父

均王乾化三年春三月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眾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

衣錦軍吳越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傳瓘為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

睦州刺史傳瓘為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

夏四月千秋嶺道險狹錢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吳軍大

敗虜李濤及士卒三千餘人以歸 五月吳遣宣州副指揮使花虔將

兵會廣德鎮遏使渦信屯廣德將復寇衣錦軍吳越錢傳瓘就攻之

六月吳越錢傳瓘拔廣德虜花虔渦信以歸 九月吳越王鏐遣其子

傳瓘傳瓘及大同節度使傳瓘攻吳常州營於潘封徐温曰浙人輕而怯

帥諸將倍道赴之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温曰彼謂吾遠來罷倦未

能戰請以所部乘其無備擊之乃自它道出敵後温以大軍當其前夾攻

之吳越大敗斬獲甚眾

貞明二年夏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郝潭岳

荆南道入貢 秋七月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壬戌加鏐諸道兵馬

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

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

三年冬十月己亥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

四年春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

五年春三月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

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

拒之 四月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于浪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布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艦四百艘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

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吳都招討使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壬申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貳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溫得少息俄頃疾稍間出拒之時火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陳

璋敗吳越于香灣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錦衣之役吳馬軍指揮曹筠叛吳越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犇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常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

或枕大鈴寐熟輒歎而寤名曰釐枕置粉盤于卧内有所記則書盤中此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簷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儿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佗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 秋八月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解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吳王及徐溫屢遣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鏐不從

龍德元年春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從弟龍武統軍謚于錢塘鏐亦歸吳將之濤于廣陵徐溫以濤為右雄武統軍鏐以鎰為鎮海節度副使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二月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表䟽首稱吳越國而

不言軍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傅瓘為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 冬十二月吳越王鏐以行軍司

馬杜建徽為左丞相

二年冬十月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王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王冊王公皆用竹冊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三年秋八月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王冊金印紅袍御衣 閏十二月吳越王鏐遣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王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吳人以其國名與已同不受書遣瑫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傅瓘監國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

實使之覘我也疆出見之温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鏐尋還錢塘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

三年秋八月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為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瓘兄傳璠傳璣傳璟皆推傳瓘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閏月丁未詔以傳瓘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四年 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踈薄嘗遣安重誨書辭禮頗倨帝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昭遇與玫有隙使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為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寃皆不省

長興元年冬十月錢鏐因朝廷冊閩王使者裴羽還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為鏐上表自訴癸卯敕聽兩浙綱吏自便

二年春三月乙酉復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錢往諭旨以婦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三年春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二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

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為元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以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以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主汝當禀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秋七月己丑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元瓘守中書令四年秋七月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瓘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瓘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瓘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滌王清泰元年春正月甲午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為吳越王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二月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珣獲罪於元瓘廢為庶人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珣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珣為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珣請輸兵仗出判温州元珣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珣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為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珣謀議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珣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珣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珣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珣元珣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今宜效之元瓘從之 夏四月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弘傳為世子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為丞相鎮海節度判官休鼎掌教令 十一月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九
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王

四年秋八月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冬十月吳越恭
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軍節度使綽之女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
妓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
主之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傳弘保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眾妾生
弘堪弘億弘儀弘偓弘仰弘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
諸兒於上而弄之

五年夏四月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傳卒 冬十月丁酉加吳越王元

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六年秋七月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 八
月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
事語之曰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德安曰弘佐雖少群下伏其英

數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
初內牙指揮使戴惲為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瓘養子弘侑乳母惲
妻之親也或告惲謀立弘侑德安秘不發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壬
子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為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
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年十四九月庚申
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使不受諸將不能
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弘佐温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
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
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齊王開運二年冬十一月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
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闕璠昭達建徽之孫也與璠皆好貨錢塘富人
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為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

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慢國人惡之者衆王亦惡之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刺史進思為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既而復以它故留進思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璠昭達既誅奪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闔杜之黨凡權位與已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為難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故吏愼温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温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為國官温其衢州人也 十二月加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二月吳越

王弘佐斬之釋錢仁俊之囚

夏六月忠獻王弘佐卒遺令以弘侔為

鎮東節度使丙寅弘侔襲位

秋七月吳越王弘侔以其弟弘俶同參

相府事

八月制以錢弘侔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

十一月吳越王弘侔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侔怒投筆水

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 吳越王弘侔性剛嚴憤忠獻

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牀已出及襲位誅抗越侮法吏三人內牙統軍使

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侔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

謀議弘侔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按

之引入所市肉近千斤弘侔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

侔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侔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

踧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侔為知其素業故辱之

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贊歸福州及孺贊叛弘侔責之進思愈不自安

弘侖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為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侖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十二月庚戌晦弘侖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已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侖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侖猝愕不暇發言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侖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侖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德昭乃拜進思稱弘侖之命承制授弘侖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侖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侖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光鉉光鉉弘侖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柰何害之

乾祐元年春正月壬戌吳越王弘侖遷故王弘侖於錦衣軍私第遣行武都頭薛温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二月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吳越王弘侖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侖以絕後患弘侖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温害之温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等二人踰垣而入弘侖闔戶拒之大呼求救温聞之率眾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侖弘侖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侖畏忌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弘侖由是獲全八月乙未以錢弘俶為吳越國王

隱帝乾祐二年夏五月吳越內牙都指揮使斜滔胡進思之黨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弘億吳越王弘俶不欲窮治貶滔于處州 秋七月吳

越王弘俶以丞相弘億判明州 冬十月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

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三年冬十月丁未以吳越王弘俶為諸道兵馬元帥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夏四月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侗居東府為築宮室
治園圃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顯德元年秋七月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

世宗顯德二年十二月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帝以詔
諭弘俶使出兵擊唐

三年春二月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
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會唐主有詔
撫安江陰吏民滿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為之言於弘俶請函發兵從其
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
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弘俶卒從程議癸未遣程督

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
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弘俶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
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癸巳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
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師兵民萬人奔吳
越

王氏據閩中

唐僖宗中和元年秋八月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
本州月餘復陷光州自稱將軍有眾萬餘人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表為光
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邦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使
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

四年 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
觀察使鄭謐奏為團鍊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

合眾攻福州嚴擊敗之謚畏嚴之逼表嚴自代壬寅以嚴為福建觀察使嚴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光啓元年春正月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秋八月王緒至漳州

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負魁岸皆殺之劉行全亦死眾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况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

妻子羈旅外鄉為羣盜豈所欲哉乃為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子子者受誅且盡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為前鋒吾竊為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為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為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為將軍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豪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二年秋八月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潮聞福建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叛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昭宗大順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已為留後發兵拒潮景福元年范暉驕侈失衆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為都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二年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威武節度董昌昌與陳巖昏姻發温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與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暉亡抵泂海都為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汀建二州降嶺海間群盜二十餘輩皆降潰 冬十月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為福建觀察使

乾寧三年秋九月庚辰升福州為威武軍以觀察使王潮為節度使

四年冬十一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

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 冬十月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為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以王審知兼侍中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王審知為閩王

均王貞明六年 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

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為王者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九 二十三
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為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夏五月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 冬十二月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汀

州民陳本聚眾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閩人破陳本斬之 三月辛酉以威武節度副

使王延翰為武威節度使 夏五月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 冬

十月昭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驕淫殘暴已丑自稱太閩國王立宮

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群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

審知曰昭武王 閩王延翰及棄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為泉州

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

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

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帥

眾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趨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

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

延翰與妻崔氏共弑先王告諭吏民斬于紫宸門外是日延鈞至城南延

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

二年春正月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

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 夏五月癸丑以威武留

後王延鈞為本道節度使守中書令琅邪王 冬十一月閩王延

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

四年冬十二月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

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為建州刺史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九 二十三

長興二年夏四月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于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奔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 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 六月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以守元為宮主 冬十二月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

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三年春三月甲辰閩王延鈞復位

夏六月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為

我問寶皇既為六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為大羅仙主徐彥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為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為尚書令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四年春正月閩人有言貞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命皇帝位國號大闢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僕射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為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閩主以傑為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夏四月閩主璘立子繼鵬為福王充

寶皇宮使

五月閩地震閩主璘避位脩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

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庫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秋七月

戊子閩主璘復位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
求媚璘以為國計使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氏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
曾背分受仍以銅器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
治之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

九月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

主抑挫諸宗室及子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閩俗好鬼

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

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吳昺昺有疾文

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义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

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昺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

見北廟崇順王訊吳昺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

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

之昺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內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

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一月

閩主尊魯夫人黃氏為皇太后 十二月閩主改福州為長樂府親從

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嘗私

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誣叛族誅之

澆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

軍使張彥柔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途士卒

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

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

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

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城墻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

市人爭持瓦礫擊之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踊躍鬻食之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古制檻車踈闊更為之形如木屨攢以鐵釘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并誅盛韜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失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衆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

二年春正月閩主立淑妃陳氏為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壁之以其族人守恩斥勝為殿使 夏六月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鸞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 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卧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可殷嘗譖皇城

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斥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甚繼鵬有喜色倣以閩主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挺擊李可殷殺之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見竟為絕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斥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更名昶謚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鸞為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聞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為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閩皇城使判六

軍諸衛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辰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延不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廷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倣部兵千餘持白挺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斬吳越詔暴倣弒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為內宣徽使叅政事翹博學貞直閩惠宗擢為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乂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柰何葉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鸞侍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新愛而棄之昶不從由是踈之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

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十二月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

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三月閩主昶從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為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二年夏四月閩王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匿 夏六月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閩主

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蒙對曰浮言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乂矣今

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因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為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寡為差閩主又以空

名堂牒使醫下陳究賣官於外專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

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萊雞豚皆重征之

冬十月閩主命其弟威

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于哥且請置邸于都下

三年冬十一月丙午以閩主昶為閩國王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昶赭袍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為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收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王怒黜為民

四年春二月盧損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父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當相見上國耳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

將為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并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閩判六軍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裕以弟繼鏞判六軍去諸衛字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人為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為長夜之飲羶羶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義陽為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

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邦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
 長春宮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義於瓦礫中呼萬歲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
 獨宸衛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
 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
 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
 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
 得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
 還至菴莊飲以酒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韓吳
 越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繫囚頒賚中外以
 宸衛弒閩主赴於鄰國謚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
 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
 以太子太傅致仕李貞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
 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色將逃兵人殺之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
 而斬之閩主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冬十月庚戌閩主康宗所遣使
 者鄭元弼至大梁康宗遣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
 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
 子詔却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
 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
 十二月閩主作新宮徙居之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
 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鎖以贖昶罪帝憐
 之辛未詔釋元弼等 閩王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
 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葉翹監建州軍教練
 使杜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掎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

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犇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遠吳行貞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遠軍於建州城西行貞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壬戌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遠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遁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 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遠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遠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貞寨建人未涉水行貞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于城之西北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閩王閩王以泉州刺史

王繼業為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軍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 閩主曦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曦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六年春正月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為鎮安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夏四月閩主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 夏六月閩王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還賜死於郊外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為汀州刺史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一
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為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通謀沂豐以侍宴即收下獄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弟也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樞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漳州司戶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南安陳斥範斥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斥範禮部侍郎斥範增筭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斥範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斥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筭不能足日進貨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其厚諸省務以斥範貸帖聞曦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為國計使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秋七月閩王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

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嚴得衆既罷歸醜殺之九月閩王曦以其子琅邪王亞

澄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冬十月閩主曦即皇帝位

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閩同平章事李敏卒

七年春正月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剛愎曦寵而憚之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為閩王夏六月閩富沙王延

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

援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

黃紹頰皆遁歸 八月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
 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
 殿從子繼柔不能飲疆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 閩主曦以
 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為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
 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廷
 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首物安在廷英
 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
 相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
 於曦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
 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以宴光準醉後旨
 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
 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

它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
 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捧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
 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齊王天福八年春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
 天德以將樂縣為鏞州延平鎮為鐔州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
 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為兵部尚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
 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
 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怠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
 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剥皮 三月閩主曦納金吾使尚

宥之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郭既而敗歸 夏五月殷吏部
 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

歛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
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上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
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亦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
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菜魚米獲利至微歛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
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
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劍康宗舉以示
同平章事王俠曰此何所施俠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
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俠冢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謂其
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曦大惡五十
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閩主
約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三人皆樹之於朝堂以御史
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以義我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

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
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
卒

開運元年春正月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王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
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
主怒遂與殷絕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常
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
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惟有人心相對
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
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如尚賢妃之寵欲殺曦而立其子亞澄使
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
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

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曦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及曦之政殷主延政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積舉郡降之 夏四月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會唐暑疾疫而止 秋八月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于晉癸丑以文進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冬十月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泉州散員指揮使姪林留從效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為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挺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給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爾輩尚守此何為乎以紹頗首示之衆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為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亡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二人以疎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積奉表請降於殷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

同平章事封閩國王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
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錡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殷主延政
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
諒執廷錡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為
質於吳越以求救初唐翰林待詔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
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
人多以為不可唐主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
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錫為行營招討諸軍都
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聞泉漳汀三州皆降于殷
殷將張漢真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
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閏月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
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

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于茲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
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以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
趨連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槩直前
刺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眾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
亟取文進以贖罪眾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二年春正月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
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
事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為鎮遏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福州閩
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
建州以拒唐 二月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
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將
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

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敵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為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延政以為將及朱文進弒曦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為曦畫策取建州曦以為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

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况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衆所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貞天子也相與迎之三月己亥立以為帝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夏四月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喫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尊為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為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

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村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狗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巖明臨

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奏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并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許文積敗唐兵于汀州執其將時厚卿 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王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鐔州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求救 八月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

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王延政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奔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歛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九月

許文積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冬十月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三年春三月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泉州郡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軍府事勒兵

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以從效為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為蘄州刺史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為國夫人四第皆遷官以覺為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踈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秋八月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延魯先遣弘義書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

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斤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為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九月李

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弘達奉表請命于晉甲午以弘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辛丑福州排陣使馬捷引唐兵自

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義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

越冬十月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

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為南州命思安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唐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

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為當救弘佐曰唇亡齒寒吾

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食安坐邪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元仔倡之子也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鑄釜野有鑿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十一

月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晉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逵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偃疆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及還閱簿籍撫按歎曰未數年而府庫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三月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蠟浦海岸泥淖湏布竹箬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箬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

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歛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夏四月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踞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却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為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巳為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弟少保貶魏岑為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為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倡狂貶和州司士參軍

秋七月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自詣錢唐

見吳越王弘侑弘侑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贇既而孺贇悔懼以金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為之請弘侑從之 冬十二月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成將鮑脩讓不協謀襲殺脩讓復以福州降唐脩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贇夷其族 已酉鮑脩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弘侑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 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劉氏據廣州

唐昭宗乾寧元年冬十二月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土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為封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以薛王知柔為清海軍節度使

三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瑒譚弘玘

據境拒之使弘玘守端州弘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偽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弘玘遂襲廣州斬瑒具軍容迎知柔表隱為行軍司馬

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袞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浚洽隱討斬之

五年秋九月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彥若充清海軍節度使代薛王知柔

天復元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

二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

留後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為延昌有虔州之援未

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

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于城南隱奔還全播悉

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天祐元年 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

部尚書崔遠為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

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為清海節度使

宣帝天祐二年春三月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劉隱兼侍中仍以隱為大彭王

二年冬十月辛酉以劉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

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劉隱為南平王

乾化元年春三月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劉隱病亟表其

弟節度副使嚴權知留後丁亥卒嚴襲位 夏四月甲辰以清海留後

劉巖為節度使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刺史無武人

冬十二月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婁彥章為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

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

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犇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

均王乾化三年冬十月嶺南節度使劉巖求昏于楚楚王許以女妻之

貞明元年秋八月劉巖逆婦于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逆之 是歲

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巖以吳越主鏐為國王而已獨為南平王

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

能梯航萬里遠事偽庭平由是貢使遂絕

三年秋八月癸巳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

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為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為兵部侍郎

節度判官李殷衡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

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為興王府

冬十月越主巖遣客省使劉瑋使於吳告即位且勸吳王稱帝

四年冬十一月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五年春正月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赦之女也

秋九月丙

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討之鏐雖受命竟不行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巖遣使通好于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
疆弱二月甲申詞至魏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
復通中國 冬十二月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

明宗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
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
章至賀江沈鐵絙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垣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
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彊

擊夾水射之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為封州團練使

長興元年秋九月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鄜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
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
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漢主遣承首程寶將兵救之未至城
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建藝出戰寶敗死

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為雍王龜圖為康王弘度為賓王弘熙為晉王弘
昌為越王弘弼為齊王弘雅為韶王弘澤為鎮王弘操為萬王弘杲為循
王弘暉為思王弘邈為高王弘簡為同王弘建為益王弘濟為辯王弘道
為貴王弘昭為宜王弘政為通王弘益為定王未幾徙弘度為秦王

澠王清泰元年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
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九 四十三
已過矣况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
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
弟父之不召遂立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

四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通使於
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為諫議大夫李紆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
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完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
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宣遠鄧度使南昌王定保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龔字名之
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嚴

七年春三月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
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翺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
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
以長違之必亂乃止丁丑高祖殂高祖為人辨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
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土珠翠
為飾用刑慘酷有灌臯割舌支解剗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
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
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玠
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秋八月漢葬天皇大
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齊王天福八年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
行保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禺

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于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盡殺其左右明日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弘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詢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同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冬十月漢王命

罷王弘雅致仕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開運元年春三月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漢以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夏六月乙巳漢

主幽齊王弘弼于私第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于邕州

二年秋八月漢主殺韶王弘雅九月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彊林少良

何昌延以左僕射王翽嘗與高祖謀立弘昌出為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三年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秋九月特進鄧伸遺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伸曰慙僚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旗道庠及仲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

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剝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乾祐元年秋八月南漢主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 冬十二月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

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窰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窰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隱帝乾祐三年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冬十二月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錡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

三年秋九月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為衛王璇興為桂王慶興為荆王保興為楨王崇興為梅王 南漢大赦

顯德元年夏四月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為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世宗顯德二年夏六月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通王弘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三年春三月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策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冬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

主郎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

四年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唐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艦脩武備既而縱酒酣歌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時世宗取淮南

五年秋八月辛巳南漢中宗殂長子衛王繼興即宗位更名鋹改元大寶

六年冬十月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

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

惡之南漢主將祀圓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

監許彥貞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貞馳入宮告允章

欲於郊祀曰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王清宮使龔澄樞內

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貞言為然乃收允章繫於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

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

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為仇人所烹但恨豈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

也公為我語之彥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允章

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

漢主祀圓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

皆取決焉允章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

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

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高氏據荆南

唐昭宗天復二年秋九月朱全忠表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為朱州團練使

季昌硤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

天祐三年冬十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屢寇荆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九 四十七
全忠以為怯以穎川防禦使高季昌代之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荆南以備吳蜀帥兵引去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癸未以權荆南留後高季昌為節度使荆南舊統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為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六月武貞節度使雷

彥恭會楚兵攻江陵

事見馬氏揚湖南

二年夏四月淮南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荆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 冬十月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

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王呼曰先輩

乾化二年高季昌潛有據荆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 是歲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代晉進攻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勣擊敗之自是朝貢踞絕充州人也

均王乾化三年秋八月賜高季昌爵勃海王 九月高季昌遣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

四年春正月高季昌以蜀變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與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

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眾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

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召成先斬之 貞明三年高季昌與孔勣修好復通貢獻

五年夏五月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于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
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趨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信等
至潭州東境楚兵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龍德元年冬十二月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脩江陵外郭
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為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
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
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况數千里入
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十一月已

未加高季興守中書令時高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 高季興在洛陽帝
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
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

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
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勣留宴中
夜斬關而去十二月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

二年春三月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三年冬十月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踞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
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
武以鐵鑕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絀於鑕不能進退
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踞陷敗夔忠萬三州遣使

詣魏王降

是歲在
宗城蜀

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書
記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
生音若又與楚國交惡它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六月高

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為屬郡詔許之

二年春二月高季興既得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為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鄧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魚昇為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鄧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三月劉訓兵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救之江陵卑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四月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五月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庚午詔劉訓等引兵還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六月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秋七月丙寅升夔州為寧江軍以西方鄴為節度使癸酉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為豆盧革韋說之罪皆賜死

三年春三月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銓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

詰旦兩軍合戰希贍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 夏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于吳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荆南以其子希範為監軍次沙頭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廖斤齊出與之鬪拉殺之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斤齊贛人也 秋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于白田執楚

岳州刺史李廷規歸于吳 巳亥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溫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 冬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命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吳主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夏四月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荆南兵于石首高季興之叛也其

子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主殷以謝罪於唐又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脩職貢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 六月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誨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巳丑罷荆南招討使

長興元年春三月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吳遣兵擊之不克

三年春二月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澠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荆南節度使高從誨為南平王

二年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遠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凡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孔臭子驕侈諧汰取

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
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
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
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
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騁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
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
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求援於荆南高從誨
遣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荆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
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

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夏六月帝遣使告諭荆南高

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 秋九月高從

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

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乃絕漢附于唐蜀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

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

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為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

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

之高無賴

乾祐元年夏六月高從誨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

表謝罪乞脩職貢詔遣使慰撫之 冬十一月荆南節度使兼中書令

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高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

從誨卒保融知留後 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為荆南節度使同平章

事

隱帝乾祐二年冬十月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

徐氏篡吳

唐昭宗乾寧二年楊行密之拔濠州也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天祐元年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為宣州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他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慎無亟來渥泣謝而行

昭宣帝天祐二年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恚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隱舒州人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恐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 冬十月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嚴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三年夏四月鎮南鄧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為江州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斥時為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 楊渥以昇州刺史奏裴為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斥時於江西 秋七月秦裴至洪州軍于夔州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斥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斥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眾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 九月秦裴拔洪州虜鍾斥時等五千人以歸楊渥自兼鎮南鄧度使以裴為洪州制置使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淮南鄧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弘農王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謂鄧度判官周隱曰君貴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揮指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裴章將兵屯上高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謀於裴章曰馬公寬厚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遂奔

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師周楊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為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為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勳舊顥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為射場顥溫由是無所憚渥之鎮宣州也命指揮使朱思勅范思從陳璿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勅等飲酒祐數思勅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顥溫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顥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搗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

者顯溫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淫不能制

二年夏五月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顯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顯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詐云暴薨已卯顯集將吏於府廷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顯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顯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顯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稚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顯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顯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

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耶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顯不覺流汗公面圻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張顯以徐溫為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顯必以弒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柰何可求曰顯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為公圖之時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顯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顯曰公出徐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顯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柰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顯及承嗣俱詣溫可求明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顯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

辨字見其辭旨志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顯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為溫與可求謀誅顯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為佐監門衛將軍溫使親將彭城翟慶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為誓丁亥旦直入斬顯於牙堂并其親近溫始暴顯弑君之罪輟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冲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張顯弑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顯與溫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顯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顯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以溫為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為揚州司馬溫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顯用事刑戮酷濫縱親兵剽奪市里溫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彊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

秋七月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鍾泰章賞薄泰章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溫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為滁州刺史 是歲私農遣軍將萬全感齎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三年春二月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儼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四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岐王承制加弘農王兼中書令嗣吳王乾化二年春三月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欽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溫自牙將秉政內不能平

李遇尤甚常言徐溫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溫使玠說遇入見新王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溫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為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于宣州并州副使徐知誥為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夏五月李遇少子為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溫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溫使與客何羌入城以吳王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堯以徇不然隨堯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溫使柴再用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溫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溫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翊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為腹心仁裕彭城人宗漣水人也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威由是為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溫溫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及本無狀若輕舟入觀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溫訥蘇州人也溫與威雅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以溫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溫遣威雅還鎮

均王貞明元年夏四月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秋八月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為管

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

四年夏六月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
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謝曰家
之所有皆長年或有子不足以待貴人當更為公求少而美者知訓怒謂
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
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
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
左右秋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槓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
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事禮
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
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
刁彥能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平盧
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彊欲私
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已上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
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於帷夏貯於幃寵妓有絕色
知訓過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喜瑾因
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踏地
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
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
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王懼以衣郭面走入內曰舅自
為之我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子城
使程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為萬
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
濟江瑋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收
沈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瑾之殺知訓也表靈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

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温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冀將吏皆入賀伏壯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 秋七月吳徐温入朝于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温怒稍解乃命綱瑾骨於雷塘而葬之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屢有諫書温賞之戊戌以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温還鎮金陵揔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綃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温惡之以為殿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時以鐵筋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初吳徐温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温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温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朱氏已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温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五年吳徐溫帥將吏潘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 夏四月戊戌朔即
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
金繼土歲用丑改謚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為太
妃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
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
領江州團練使以楊府左司馬王令謀為內樞使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
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為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
太常卿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知制前駕部員外
郎楊迺為給事中擇醴泉人迺敬之之孫也 秋七月丙戌吳王立其
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陽郡公濬為新安郡公澈為鄱陽郡公子繼明
為廬陵郡公 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嘆曰我國家而為他人所有可乎
徐溫聞而惡之 冬十月出濛為楚州團練使

六年夏四月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
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寢疾五月溫
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
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顛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
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徙溥兄濛為
舒州團練使己丑宣王殂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
龍德元年冬十月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
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平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
為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
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 秋七月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
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為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溫聞壽州團練
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變不

若使其入朝因留之温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徵為右雄武大將軍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冬十月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徐温自金陵來朝先是温以親吏程虔為閣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凌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對温名兩為水温請其故王曰程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温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程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温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速徙可也乃徙撫州

三年夏六月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温請以所生子為嗣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二年冬十月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温卒初温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温曰汝曹皆不知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温以知詢代知誥温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柰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温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温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温齊王謚曰忠武 十一月庚戌吳王耶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 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為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十二月吳主立兄廬江公濛為常山王弟鄱陽公

濛為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為建安王

三年春正月吳王立子璉為江都王璘為江夏王璆為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玠為南陽王 夏四月戊戌吳徙常山王濛為臨川王

四年秋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癸丑卒于采石徐知誥簡壻也擅留簡親兵二千人于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為武昌節度使知誥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為濠州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 冬十月吳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扶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鏐遣知詢金玉鞍勒器並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為嫌採用之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

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為統軍領鎮海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為人臣畜乘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壬辰吳主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太和 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蹠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談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

吳興元年春三月吳主立江都王璉為太子 冬十月丙辰吳左僕射

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參政事

二年春二月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于應天寺啓求隱

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秋九月吳鎮

南鄧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鄧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諫豫其謀知詢遇

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十一月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為鎮海

寧國鄧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温故事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

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左僕射兼明下侍郎以宋齊丘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 十二月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三年春二月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秋八月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冬

十一月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為大丞相太師加領得勝鄧度使知誥辭丞相太師

四年夏五月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澁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

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二月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

下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又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

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緝白髮歎曰國家安而吾老
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
已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救
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
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
是疎齊丘 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
變勒兵自衛己丑復入府舍 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夏六月吳徐知
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
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
秋七月吳徐知誥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為
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
之 冬十月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 十

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為鎮海寧國節度副大
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
景遷為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二年春三月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
輔之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
拂衣而起子嵩携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嘗戒門者止之吾今老
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小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秋七月吳

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
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而
以後事傳於公往年知詢失守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
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 冬十月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

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歛常江饒信海十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九 六十四
為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戶
兵刑工部及鹽鐵

三月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景通為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
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馬 夏四月高從誨遣使奉成於徐知誥勸

郎帝位 冬十一月癸巳吳主詔齊王徐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
都 十二月徐知誥以鎮南鄧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鄧度

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
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疆之不得

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諫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
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

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二年春正月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八廟社稷改金

為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
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黥人周廷玉為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

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瑛如西都冊命
齊王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 三月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為王

太子固辭不受追尊孝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
后壬申更名誥 夏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 秋七月吳同

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 八月吳歷陽公濛知
吳將亡甲午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以德勝鄧度使

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
曰我家郎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濛于外

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於采石追廢為悖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

宗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宗貶池州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

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

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癸丑令謀卒 丙寅吳主

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

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

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

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丁亥立徐知證為江王徐知

諤為饒王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主宴羣臣

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

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己丑唐

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帝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

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帝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

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

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為左丞

相不預政事心愠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

史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

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它州及丘遠吳太子璉絕其皆唐

主不從乙巳立王后宋氏為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為

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十一月乙卯唐吳王

景通更名璟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戊

唐主立其子景遂為吉王景達為壽陽公以景遂為侍中東都留守江

帥留司百官赴東都

年春正月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

通鑑紀事本末

而卒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 夏四月甲申唐宋
 自陳丞相不應不換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
 吳讓皇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楊宮
 以李建勳為迎奉讓皇使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與為鎮海留
 後客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為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
 宋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
 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
 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
 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
 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遂取而詣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
 唐主然之 冬十一月辛丑吳讓皇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
 皇帝 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為齊

四年春正月唐羣臣江王知證等上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
 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
 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官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也二
 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己卯唐主為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
 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
 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經入哭盡哀如父母之喪辛巳詔國事委
 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昇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辛卯
 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
 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
 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向非義祖有功於吾朕安
 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
 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

而卒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 夏四月甲申唐宋
 自陳丞相不應不換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
 吳讓皇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楊宮
 以李建勳為迎奉讓皇使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為鎮海留
 後客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為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
 宋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問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
 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
 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
 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
 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
 唐主然之 冬十一月辛丑吳讓皇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
 皇帝 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為齊王

四年春正月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
 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
 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官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也
 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己卯唐主為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
 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
 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經入哭盡哀如父母之喪辛巳詔國事委
 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昇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辛卯
 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
 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
 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向非義祖有功於吾朕安
 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
 吳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遂從
號及謚 夏四月辛巳唐主祀南郊祭未大赦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